

股惑

S t o c k s I n f o

疯狂执迷的造梦之地，痛不欲生的是非之所。

扣人心弦的股海沉浮，回味无穷的人生百态。

股市看人生，人生如股事……

王天成
著

一部聚焦中国散户的长篇力作

股惑

S t o c k s l u r e

疯狂执迷的造梦之地，痛不欲生的 是非之所。
扣人心弦的股海沉浮，回味无穷的人生百态。
股市看人生，人生如股事……

平天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惑/王天成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6-1259-3

I. ①股…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044 号

责任编辑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259-3/I · 61

定 价 3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目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坐进大户室
- 011 / 第二章
看不透的女人
- 019 / 第三章
风流赵天逸
- 029 / 第四章
孟教授的悲哀
- 035 / 第五章
山里娃
- 045 / 第六章
对妻的思念
- 053 / 第七章
回民白玉琴的故事
- 063 / 第八章
歪打正着
- 069 / 第九章
败走麦城
- 077 / 第十章
公园风波

085 / 第十一章

忌日

093 / 第十二章

赶走了瘦高个子

101 / 第十三章

短线是银

107 / 第十四章

找老伴

117 / 第十五章

弃长打短

123 / 第十六章

马寡妇的心思

127 / 第十七章

老姑娘

133 / 第十八章

邢胖子与小媳妇

139 / 第十九章

理财

147 / 第二十章

大黑马跑了

155 / 第二十一章

长短结合

161 / 第二十二章	老少恋
165 / 第二十三章	暴涨的股市
173 / 第二十四章	抢购基金
179 / 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
185 / 第二十六章	身外之物
191 / 第二十七章	乱点鸳鸯谱
197 / 第二十八章	避暑山庄
203 / 第二十九章	赵天逸的决心
209 / 第三十章	股市的春天
215 / 后 记	

第一章 坐进大户室

阳光灿烂、妻贤子孝的李忠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过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个人孤独寂寞的生活。

他阴沉着脸，挺着鼓起的肚皮，两个手就像两把划水的桨一前一后缓缓地摆动着，迈着八字步走出了家属院的大门，通过商场林立繁闹的街市向证券营业厅走去。

一路上，他一直在沉思着一个问题，一个妻子给他遗留下的不得不让他认真思考的问题：股票。

中国的股市是从南方那个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开始的。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在那里当副市长。那是个多么显赫而炫耀的职位呀！同学中有他各种各样的传闻，尤其是那做了高官在股市一夜暴富的信息，让好多人眼热。据说，股市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拿实实在在的钞票去买那没边际的一个虚无缥缈的股份承诺，要把股票任务性地分给政府的干部，领导要带头买。副市长当然要带头了。当副市长的同学有不少的原始股票，转眼上市后一元钱变成了十几元、几十元。

驴打滚的上涨使他顿时腰缠万贯，成了真正的大款，财大气粗。回老

家埋葬他父亲，葬礼搞得十分隆重，是方圆几十里从来没有过的。但世界上的事情有不少是事与愿违的，老天很不体谅副市长。那几天，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副市长表现出了领导的大度，很是慷慨，为每个来客和帮忙的村人一人买了一双长筒雨靴，还配备了雨伞、雨披。就这，村人们还脸有难色，在这大西北黄土地的偏远小村，连一寸水泥路都没有，全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土路。地里细得像糜子面一样的黄土，被连阴雨下得脚一踏下去就是一个深泥窝，常连鞋袜都被泥带下了脚，没进了泥里，要把令尊大人的棺柩抬出村，在地里下葬，难呀！太难了！！谁愿意泥里雨里抬棺柩呀？牵头的村干部动了心思，希望村里多少代才出的这么一个大官能给家乡办点好事，就反复地给副市长大人告着艰难，一脸为难相地说：“你看，雨下个不停，路上全是泥和水，地里都是稀泥，没办法下手嘛！这咋弄呀？咱村这路呀，真该修了。咱村就出了你这么个大官，都盼着你能给上面说句话把这路尽快地修了……”

眼看着父亲难以下葬，入土为安，副市长急了。他也是个聪明人，听出了村干部的话音，就慨然答应：“行！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吃水不忘打井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请乡亲们放心，就是我自己出钱，我也要把咱村的路修好！”副市长答应得很是慷慨、干脆。要自己捐资修路，把这千百年来、祖祖辈辈踩着的村中土路，全部修成光溜溜的水泥路，这天大的承诺使村干部脸上开了花，大大激励了他们的积极性。于是乎，村干部分头挨门挨户地叫人，开着大喇叭把副市长大人的承诺当特大喜讯告知村人。这一招特灵，村人们听到这个大喜讯，就像打了一针强心针，焕发出了空前的激情，青壮劳力踩着泥泞，人人都搞得像泥猴一样，硬是把副市长大人令尊的棺柩抬出了村，连雨下了葬。

副市长安心地坐着飞机南下了。虽然那许诺就像肥皂泡，吹得越大破得越快，后来任村人们怎么翘首以盼，却一直没有兑现，但在这经济还很落后的地方，一时成了大家谈论了好久的话题。

处在大西北的李忠由于地域的原因带来的思想差异，长时期没有想过股票这个话题。不几年，中央明令禁止党政干部炒股票。他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严格地遵守着党的政策。后来，听说那个当副市长的同学，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其中一条罪过就是一部份原始股票是企业白送的，他没有出一分钱。他的一夜暴富含着腐败和贪污的成分……李忠庆幸自己没有

本省开始兴起股票时去抢购原始股，个别企业送的股票他也没敢要……而他的妻子却在以后的“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炒股”的大潮中被卷了进去……

现在，李忠已从省级公司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了。按说“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再加上他退休金也比较丰厚，不缺钱花，该是逍遥自在的时候了。下下棋，钓钓鱼，打打牌，这不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嘛！

李忠多么想过这样清闲的日子呀！可他不能呀。妻把那么多钱打进了股市，这些钱大都是他们省吃俭用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来得不容易呀，不能就这样烂了。妻的死，彻底地改变了他退休后的生活轨迹。她走了，还得他继承她炒股的事业……

证券营业厅离他家不远，在繁闹的长安街北、顺城巷旁一个不大的外表暗红色的三层楼里。不到十分钟他就走到了。妻在的时候，都是她来证券营业厅操作股票的。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就是从马路上过也连正眼都没看过一眼。

他是个体形魁伟的人，一米七八的个头，八十五公斤的重量，国字脸，满头灰白头发，留着寸头，高高的鼻梁上面一对聪明睿智的眼睛。第一次来证券营业厅的李忠，走到红楼前，小腿上像裹着厚重的铁板，脚步显得异常的沉重。一切外在的表现都是内心的反应。萦绕在心头的妻子的身影突兀地再现。他表情凝重，慢慢地抬起头，举目望着红楼，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情感的暗流涌上了大脑，触景生情，眼里有了晶莹的泪花。他想到了妻的死，心里一酸，眼里含着的那滴泪就滚落了下来。

李忠在红楼前稍停了一下，定了定神，悄悄抹去了眼里的泪，迈步穿过敞开着的证券营业厅大门。

营业部的一楼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厅，放满了固定在地上的连排椅。坐北向南一面大墙，整墙都是亮丽的屏幕，红绿相间的股票在不停地滚动着，靠东墙和南墙 L 形相连地放着十几台电脑。大厅里几乎是座无虚席。十几台电脑前个个围满了人，争着在电脑上查看股票的走势，买卖着自己的股票。

他扬着头、挺着脸、眯着眼站在一楼大厅连排座的后面看着不停滚动的屏幕，在一千六百多支股票中要找到自己的几支股票实在不容易，太费时了。他站着看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一支股票出现在滚动

的屏幕上，眨了眨已经有些昏花了的老眼，想看个结果，是涨了多少还是跌了多少，却一闪而过，什么也没有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懊悔中带着快快不快。他下意识地扭头向东墙和南墙跟前 L 形放着的十几台电脑望去，不由得皱起了眉：到那里，挤着打出自己的股票看？他摇了摇头：他一个老头子，怎么能挤得过那些年轻人？就是挤到了，股票买卖的时机早过了。

举目四望，当他的头渐渐扭向西边时，眼睛突然一亮，有了新的发现：大厅的西墙前面放了两三张一字儿排开的桌子，把西墙和大厅隔开了来，桌上并排放了几台电脑，里面坐着几个漂亮的值班女营业员。女营业员后面的墙上镶着斗大的黑体红字，红得刺眼，仿佛用血写成，煞有介事地宣扬着这个证券营业厅的承诺：

我们郑重承诺：

最优美的投资环境

最优质的增值服务

最优惠的佣金标准

坐在那里的几个女营业员，清一色地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工作服，看上去都在三十岁左右。坐在最南面的那个营业员颇为特殊，鹅蛋脸，一对黑亮的大眼，双眼皮、长长的眼睫毛、甜甜的酒窝，过耳短发调皮地向后一拢，用皮筋扎着，然后向上一卷，插了一个月牙型的小梳子，就像贵夫人怀里抱着的哈巴狗卷起的小尾巴。她时而看看桌上电脑的荧光屏，时而抬起头悠然地望着大厅里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股民。她游弋着的目光和李忠的目光不期碰在了一起，眼里顿时闪出亮点，光亮光亮，如招魂一样勾住了李忠的心。

红色的宣传口号已经先入为主地印进了李忠的大脑，漂亮的女营业员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他。他向那个女营业员走了过去，轻声而礼貌地问：“小姐，有专门炒股票的房间吗？”

“有。”女营业员明白他的意思，问，“您投入了多少资金？”

“三十多万。”

“带您的卡没有？”

“带着。”

女营业员伸出了细白的手。

他忙把手从胸前伸进外衣，从内衣口袋拿出了卡，递给那个漂亮的女营业员。

女营业员接过卡，迅速地在桌上的机器上一刷，看着屏幕说：“先生，您的市值现在只有十五万，够二十万才能进大户室。”

“我投进了三十多万呀，只剩这些了！”他强调着说。

“我们过去要求市值最低三十万，考虑到股市不景气，才降到二十万。”她解释着把卡递还给他。

李忠知道争辩是无用的，便接过卡说：“我再投进去五万行吗？”

女营业员脸上露出了笑容，两个酒窝陷了下去，甜甜地说：“欢迎，欢迎，我们会竭诚为老先生服务的。”

她的笑，感染着他，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那因为妻的去世总是阴沉沉的脸上也有了笑容，他匆匆离开了股市，回家去取钱。

他很快从银行取了五万元，下午股市一开盘就来了。

还是那个女营业员，老远看着他向服务台走了过来，就笑容可掬地从桌子后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嘴里就像灌了蜜一样，客气地招呼着，亲昵地问候：“老先生，您来了！”

只见她一边说着一边绕过面前的桌子，走出来热情地迎接李忠，嘴里连连地说着：“到这里，到这里来！”领着他走到一旁用一圈明亮的玻璃严严实实地挡着的柜台前。那柜台的玻璃上留着一个只有手才能伸进去的圆拱形的小孔。她低下头、凑到孔跟前，喊着柜台里那个始终不慌不忙稳稳重重的男营业员的名字，让李忠把钱和股票资金卡从玻璃上的圆拱型的小孔递了进去，帮李忠办理着相关手续。

存完钱，她对李忠说：“老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说着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式三份的表格说：“这是手续，咱们填个协议。”李忠莫名其妙，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炒股还要填什么协议？他正要拿过协议看是咋回事，那女营业员说：“都是些格式性的话，要我们给您好好服务，没啥好看的。对您这些坐在客户室的人，我们有规定要一对一的服务。您签个名字就行了。”她不容分说地要他签字。李忠心想，既然都是承诺服务的话，不看也罢，便一个字也没看，拿过女营业员手中的表和笔，站在原地签了自己的名字。女营业员接过表、笔，也歪歪扭扭地签上了她的

名字。

从女营业员写得歪歪扭扭的名字上李忠知道她叫刘艳丽。人如其名，她的确长得艳丽动人，深蓝色的工作服衬托着她那白里透着微红的脸蛋，就像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刘艳丽也知道他叫李忠，亲热地说：“李先生，走，上楼，给你安排个电脑。”说着，领着李忠上了二楼。

二楼大大小小十五个房间，除了两个正、副总经理室和工作人员室外，都是客户室。客户室里最多的一间房子放了二十多台电脑，挤得密密麻麻，转身都困难；最少的一间只放两台电脑，还有双人沙发，供中午休息的床，宽敞舒服多了。

刘艳丽先是把李忠领到放电脑最多的那间大房子，说：“这是市值二十万元坐的房间。”那里面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得满满的。

她的头随着眼在每台电脑上转了一圈，领着李忠又出来了。

她又把李忠领到一个放着十五台电脑的房间，那里也是坐满了。

他们又来到放十台电脑的房间，正好有一台电脑前没有人。刘艳丽说：“李先生，你先坐这里，以后再给你调整。”

李忠坐在了那台电脑前，心里很是有些惴惴不安。走过走廊时，他看到那各放着两台、四台电脑的房间门都半开着，房间放的电脑越少空间就越大，摆放的设备的质量也越好，就连沙发的大小、质量、颜色也不一样。

他明白，这里只认钱不认人，不管你官大官小，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钱多的在待遇好的房间，钱少的在待遇差的房间，钱不够只好去一楼大厅了。

他属于只能坐塞满一屋子的那一级，在这间房子只是暂时坐坐。李忠坐下后，刘艳丽给他示范着打开电脑，教他如何使用炒股软件：“我们使用的是钱龙软件，开机后等待，在这里打三个 A，按确定就可以操作你的股票了。按 INS 与 M 键就可以买卖……”

刘艳丽教给他基本操作要领之后，扭头指着放在一进房门靠墙的饮水机说：“要喝水，那里有水。从家里带个杯子，拿点茶叶，一边喝茶一边看股票。这里除了按规定每交易一笔收交易费外，不收任何费用。”

刘艳丽从开始接待李忠到把他带上二楼安排电脑，一直是满脸笑容。

她的热情洋溢打动了李忠，他不由得在心里说：这女孩子不仅人长得靓丽，服务态度也好。李忠觉得这里的服务真的就像一楼大厅墙上宣传的那样：优美、优质、优惠。他心里还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到这里来呢？这里的服务态度多好啊！喝着茶炒着股是多惬意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就到工作室找我。”刘艳丽说罢，扭动着保养得十分纤细的腰，向房门口走去。

李忠嘴里说着“谢谢”，礼貌地站起来目送她的背影，直在心里感叹：“多好的姑娘呀！”

这个客户室里包括李忠在内坐着六男四女，十台电脑靠东、西两墙各放了五台，客户们背靠背坐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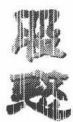
李忠坐下的一瞬间，目光扫视了一下室内：和他同排坐着的是四男一女，背向坐着的是三女二男。那三个女的都在四十岁以上，相连坐在中间。两个男的把着两边的电脑，一头是小白脸，另一头是个大胖子，看上去有二百多斤，压得座椅发出吱吱的响声。

李忠低头下意识地看向左侧看去：坐在他左侧的是一个约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像所有的中年女人一样自然地发胖，却也并不臃肿。她中上身材，脸稍有点长，纯朴的面容，一对突出的厚嘴唇，衣着极其普通。就像农转非从农村带到城里的乡下妇女，脱下了土气肥大有利于劳动的粗布衣服，却还保留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看不惯也不敢穿城里时髦女人那好质好料短袖短腿露肚皮的服饰，依然是灰暗大众的质料、长袖长衫把身体各个部位都遮挡得严严实实。但她穿戴整齐干净，是个干净利索的人。

他又向右边看去：坐在右边的也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一脸沉静，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上的股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只在专心看着他的股票。对他这新来的人也视而不见，仿佛身边的位子还空着。

他本来想礼貌地向左右两边的人打打招呼，看那男士只埋头看着自己的股票，毫无理他之意，也就作罢。只向左侧的女士友善地笑了笑，点点头。于是他坐在电脑前，手忙脚乱地敲着键盘。他第一次接触炒股软件，刚从刘艳丽那里学来的知识还很生疏，动作又别扭又笨拙，一上手就打错了。

坐在左侧的那位农转非女士对他的礼貌点头报以微微一笑，客气地说



了声“来了！”，她看着他笨手笨脚敲键盘，见他打错了，主动说：“这样来”，说着就动手在自己的键盘上敲了起来，做着示范，热心地教着李忠。

坐在他右手的那个男士始终像蜡铸人一样一动不动，一直到手机铃声响了，才终于把蜡铸人触动。他从裤袋里拿出手机放在耳边，轻声地“喂”了声，说“知道了，知道了，股市收盘后我就去。”李忠隐约地听得出手机里传出清亮的女人声。

农转非主动问李忠：“才来的？”

“嗯！”他答着。

“小刘是你的客户经理？”

“什么客户经理？”李忠不明白，没听说过股市还有什么客户经理，诧异地问。

“就是和你签了合同，负责和你联系的工作人员。”农转非解释着。

“这娃挺热情的。”李忠夸奖着刘艳丽。

“嘿嘿……热情？她咋不对我热情呢？”身后传来了尖声嘲弄的女声，“你和她签了合同，她就是你的客户经理，她每月除了工资以外，要从你的交易中提成。你交易得越多她提的成越多……”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李忠心里想，知道还是钱把他和她拉在了一起。他不由得转身顺声看去，只看到了一个匀称的女人背影：那背影盯着屏幕，嘴巴像机关枪一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社会都是为了钱，她从不从你交易中提成，凭什么对你热情？不用问，她一定是主动要给你服务的。她当的客户经理越多，提的成越多，拿的钱就越多。所以来一个新人，她们都争着抢着要给你当客户经理……”

她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只是喋喋不休地叨叨着，“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就这客户室也不是白坐的，水不是白喝的。虽说不收任何费用，可你每交易一笔，收取的交易费比你在家里网上交易多得多……”她还在叨叨着，教育着李忠这样的新股民。

客户室始终是吵闹的。从李忠一进这个客户室，和他坐在同一排、把边靠门的那个枯柴一样的瘦高个子男人，一直评论着这股票那股票，嘴巴就没有停歇过。

这时，他突然一惊一咋地大声喊道：“涨了！涨了！‘中石化’涨了，把大盘拉起来了！”

他的声音压过了那快嘴女人。她停了嘴，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股票上。

瘦高个子还在喊着：“看，看，师大高科起来了！赶快买这支股票，肯定赚钱。”

“指标股在拉盘，石化股起动，接着就是科技股，再后就是各小盘股……牛市就要来临了！现在杀进去肯定赚钱，赶快买！”他说的十分肯定，比电视上的股评说的要肯定得多。

“老张，你不该到这儿，应该去做股评，肯定比电视上那些股评专家来劲。”小白脸说。原来那瘦高个子姓张。

“邵老弟，不是我吹，电视上那些臭嘴，有几个说得准的？他妈的，都在瞎说。我肯定比他们强。你敢不敢和我打赌，你现在买‘三峡水利’，肯定让你赚20%。赚不了，我赔你50%的利润；赚了，你给我分一半。”

小白脸姓邵，说，“钱全部套进去了，拿什么买？还打赌，赌个屁。”

刘艳丽出去不大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了。她走到小白脸的后面再没有往前走，站着问李忠：“李老师，有没有啥问题？”还没等李忠回话，刘艳丽就说，“你先熟悉熟悉，我会和你经常联系的。”说着转身把两个细嫩的手放在小白脸的两肩上，歪着头，甜腻地说：“邵，陪我出去一下。”

小白脸毫不迟疑地站起来，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室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没人说话，连瘦高个子也暂时闭了嘴，怪怪的。

李忠明显地感到空气中弥散着轻蔑和不屑，心里很是觉得怪。刘艳丽和小白脸怎么那么亲热？他扭头问坐在左侧的农转非：“小刘也是那小伙儿的客户经理？”

“嗯！”她嗯了声，很淡然地说，“他们关系好”，紧接着问李忠：“您贵姓？”

“不敢言贵，姓李，李忠。您贵姓？”李忠说。

“姓宋，宋翠莲。”她说，“李大哥，您叫我小宋就行了。”

瘦高个子只安静了几分钟，又开始大谈特谈，一刻不停地显摆着。快嘴女人也不示弱，不失时机地嘟嘟嘟来上几句。一个女高音，一个男中音，格外刺耳。其他人有的在小声分析着；有的为错失良机扼腕叹息；有的为刚买就被套而后悔莫及；话题大小都不离股票，李忠感觉这里就像一个叫卖着的小农贸市场。

间歇中，李忠好奇地斜眼看着那个蜡铸一样的男士——在这像农贸市场一样的环境里，难得有这样安静而沉稳的人。那男士也不回避他，该买什么、该卖什么，坦然地在操作着，就连查看自己的总市值也不避他。

一个多小时以后，小白脸回来了，又坐在了自己的电脑前。

两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李忠是第一天进市，还想多看看，再熟悉熟悉。同室的人陆续都走了，只有小白脸和他还在。

刘艳丽又推门进来了。她仿佛没有看见李忠，直奔向小白脸，把两个细白的手又放在他的肩头捏了起来，就像按摩房的女按摩师给客人按摩一样。她问：“今天怎么样？你的那两个股票涨了没有？”

“涨了。”小白脸被按摩得有点痒痒，肩头动了动，关切地问，“你今天开车了没？没开的话我送你回。”

“没开，我们还要开会，你等我。”刘艳丽说着，手不停地在他肩上捏着，问：“你星期日干啥？”

“没事。”

“没事到我家来，我老公不在。”

啊！这是什么话？李忠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这句话使他这谦谦君子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不由得抬头向他们看去，嘴里发出了“嗤”的声音。

刘艳丽发现还有人，扭头看了李忠一眼，红着脸用细白的手在小白脸背上轻轻地拍了一掌，故作掩饰地说：“你可不能想歪了！”

小白脸得意地嘿嘿笑了。

刘艳丽不好意思地问李忠：“李大哥，你还不回？”

“我就回，我就回。”李忠关掉了电脑，站了起来，匆匆走出了房门。

第二章 看不透的女人

初入股市的李忠就像刚进入学校启蒙的学生。面对股市的许多技术指标，就像小学生面对着书本一样，不是这里不懂，就是那里不会，或者面面相觑，那些技术指标认得他，他却认不得人家。

坐在他一旁的宋翠莲，窥看着他笨手笨脚、不知所措的样子，面带着善意的微笑，总是主动热情地告诉他，耐心地给他讲解这些指标的作用：什么宝塔线在什么情况下股票该涨了，在什么情况下股票该卖了，什么两平底、三平底、W底、尖型底……李忠听都没听说过，直觉得这像农转非的乡下妇女很不简单，对股票的知识懂得真不少！他吃惊地望着她，对她刮目相看。

宋翠莲不厌其烦，讲得很认真，李忠在书本上看许多页还弄不懂的，在这里经她一点拨，一下子就看懂了。这种现场教学一目了然，效果十分得好。难得有这样的老师，李忠满心感激。

李忠虚心请教，不懂就问。只要他问，宋翠莲就会耐心地讲。

李忠是当过大领导的人，非等闲之辈，智商很高，往往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但不管他问什么，都难不住她，她都会详详细细、深入浅出地